

薄荷香书系 5

# 绝色

雪小禅 著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色 / 雪小禅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391-5287-5

I. ①绝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4846号

绝 色 雪小禅 著

---

责任编辑 林 云 杨 华

装帧设计 阎 虹

封面绘画 图 拉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[www.21cccc.com](http://www.21cccc.com) [cc21@163.net](mailto:cc21@163.net)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~10000册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1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287-5

定 价 16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



薄荷香书系 5

# 绝色

雪小禅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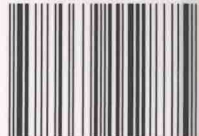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只有十六岁，那时他笑着站在阳光下，正好是春天，毕春天同学阳光满面花朵飘香。他说我这比喻可真够陈旧的，内分泌失调的人才这么比喻春天呢；他说了一句话，春天，那是阳光的仆人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391-5287-5



9 787539 152875 >

定价：16.00元

雪小禅 著

绝色

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少年罗米 111

寻找一个人 098

爱一个人趁天黑 087

蝴蝶 078

惘然记 068

## 目录

两生花 050

九九年 036

我们是野兽 023

惆怅记 007

159 彼与此

145 他目录

132 玻璃

121 薄凉记

205 离歌

195 秋天的骆驼不哭泣

182 意绵绵

171 索爱记





## 惆怅记

小楸发现自己是从认识苏克尘开始惆怅的。

这惆怅是如此密集，甚至，密集到让她都失眠了都神经衰弱了都吃不下饭。之前小楸是一个有点傻乎乎的姑娘，在电视台一帮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，小楸是最不起眼的那个。

身材一般，长得一般，何况，她还寡言，总是跟在别人后面，人家说，小楸，给我把这个器材拿来，小楸，举起闪光灯……对，小楸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子，谁都可以指使她似的。广播学院毕业后，回到生她养她的小城，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变化，四年大学，她没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土气，说话明显带着小城的盐水河味儿，四声极强，头发还是黑黑的短发，根本看不出是广播学院毕业的女孩子。

最后，和她一个台的女主播叶红说，小楸，你就是没爱过男人闹的，要是和男人睡过觉就行了。

这句话让小楸迅速脸红了。叶红是台里最漂亮的女孩子，下了班，来接叶红的车大多是宝马和奔驰，而小楸一直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。如果不是叶红，她不会认识苏克尘，如果不是苏克尘给她发了短信，她也根本没有胆量和苏克尘犯这个相思。

叶红是在北京培训的时候认识导演苏克尘的。苏克尘毫无疑问是叶红的一个亮点，叶红回来后就把苏克尘挂在嘴边，说了几部电影，说那是他的大作，大家都很茫然，叶红就说，是小众电影，小众懂吗？唯美的、小资的，真没有文化。

大家还是装作没文化。只有小楸傻傻地问，到底是哪几部电影？叶红就告诉她了，但有一部还说错了名字。于是，小楸还真从网上下载看了。小楸觉得一般，说小众吧，比王家卫还差远了，说大众吧，又觉得哪里各色着，反正是不对的。

忽然有一天，叶红打电话，小楸已经下了班，面条吃了一半，叶红说，小楸，出来玩吧，苏克尘来了，我们三缺一，跳舞打麻将都不够手。

是因为不够手才叫上的小楸。

小楸一进那个歌厅就看到一个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的男人，高高大大的，有三十多岁，暗影里显得极帅。没人理会小楸，他们三个仍然在唱着，除了叶红和苏克尘，还有台里的一个摄影师。

一曲完了，小楸才站起来，叶红说，我同事小楸，小楸，这就是著名导演苏克尘。

苏克尘热情地伸出手去。

小楸说，我喜欢你导的《向阳花》，我喜欢夏小米，特别是夏小米死的那场戏，我觉得拍得很心碎。

她没有讨好他，她只是说了实话，是的，她喜欢夏小米，因为小米多么像她，不好看，有些笨拙，可是，非常认真，最后，为情而死，跳海的刹那，她流了眼泪。

挺响的音乐，叶红点了《怕黑的女人》，正发情似的唱着，苏克尘忽然呆了呆，你还真认真地看了啊。

嗯。

我为你唱一首歌吧。

嗯。

点歌点歌，苏克尘说，我给小楸唱一首《你》。

之前，小楸根本不知道这首歌，而且也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，可是，他说要献给她，之前，没有人献歌给她，她无限感激，甚至有些颤抖。歌声响了起来——你……从天而降的你……天啊，她简直要承受不了这样的恩宠，因为这首歌词写得多么好，他是为她而来，是唱给她的！她是为他从天而降的么？

她甚至要落眼泪了，这个夜晚，显得分外惆怅了，这些惆怅，恰到好处地跑到她的脸上，她惆怅地看着苏克尘，几乎在

一瞬间就爱上了他。

接着，他请她跳了一支舞。

是慢舞，在黑暗的灯光下，他把她搂得很紧。

你的锁骨真美。

之前，小楸并不知道哪里是锁骨，第二天她遇到叶红，问，叶红，哪里是锁骨？叶红指了指脖子。她说。叶红问，干什么，动手术吗？她说不，我喜欢锁骨而已。

这是第一次有人夸她美，而且还这么具体，她有些难过得想哭了。黑暗中，苏克尘捏了一下她的腰，这里，这里也很美。

她问，真的吗？

他说，当然是真的。

那天晚上他们唱完歌又去了海边，在海边的大排档喝啤酒，叶红要了很多喜力，说没有想到苏克尘真的会来这座海滨小城，太没有想到了。

风很大，叶红在海边跳起来，沙滩上的叶红风情万种，苏克尘鼓着掌，然后侧过头来问小楸，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叶红。

是的，小楸实话实说。

有人喜欢你没有？

这个问题很尴尬，很让人没有面子没有余地，小楸喝了一大杯酒，然后实话实说：我不好看，所以，没有。

不，有。

谁呀？

我呀。

小楸呆了呆，不知道信还是不信，苏克尘握住她的手，把酒气扑到她脸上，你有一种茉莉花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忧郁的蓝色，我几乎一瞬间就被你打动了。小楸被这诗一样的语言击中了，好像从前白活了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，他说得这样恳切。摄影师李帅和叶红正在跳贴面舞，近乎色情了，海水涨了上来，海水淹了他们的脚，叶红的裙子漂在水里。苏克尘说，我们也去跳舞。

他几乎不由分说把她拖到海里，她在他怀中，小小的鸟一样，抬起头，不敢想象这样的夜晚，他怎么会喜欢她呢？叶红多漂亮啊，他应该喜欢风情艳丽的叶红才对啊。

你应该喜欢叶红，她说。

不，她是一只小母兽，散发的雌性激素太多了，我害怕，我喜欢单纯的干净的姑娘，就像你。有时间你来上海吧，找我，我带你去玩，上海好玩的特别多，真的。

他说得这样诚恳，如果小楸再怀疑就几乎是对不起自己了。她也诚恳地点着头，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冲上前去，好像苏克尘不是来找叶红，而是来找她一样。但她并不知道，那天苏

克尘和叶红住在了一起，并且，做爱三次。

第二天，她睁着肿了的眼睛去送苏克尘，却发现苏克尘早就走了，她感觉怅然若失，接着几天，惆怅就扑天盖地地来了。

太惆怅了，简直是。

有人喊她，她也听不到。从前，楼道里有人会听到她小声地哼着歌，前苏联歌曲，她喜欢哼《山楂树》，也许因为怀旧吧，也许因为父母喜欢前苏联歌曲，所以她也喜欢，她喜欢那些古典的有味道的东西，比如，格子衬衣。

她永远忘不了苏克尘的格子衬衣，灰的格子，有红色的条纹，很惊艳，这样的格子衬衣，三十多岁的男人穿上真是有味道。

可是苏克尘走了很多天也没有了消息，好像一场梦一样，蒸发了，而她还留在这场梦中，守着一摊痕迹。叶红照样是坐着宝马车去应酬，她仍然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日子过得和从前一样，但又和从前不一样，因为，她的心惆怅了。

谁能知道惆怅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比爱的惆怅更惆怅的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了。

她好几次梦到苏克尘，很真实。苏克尘的身上叮了一身蚊子，她给苏克尘打蚊子，她说，这些蚊子是我的情敌，于是苏克尘就吻她，一吻，吻出很多血来，她就醒了，醒了更怅然，即使吻到血，她也要去吻。

所以，再接到苏克尘的短信时，她几乎是颤抖着打开那条短信。

想我吗？他问。

她哭了，哭得很委屈，半个多月来，她才收到这样一条短信，他怎么知道她为伊消得人憔悴了！

想想想想想！

她一连串地发着，几乎是发了疯，到最后发短信不解瘾了，她打了他电话，然后哽咽着说：我想。

那就来吧，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

“我的小傻瓜”几个字多么动人多么芬芳，他是他的小傻瓜了，还有比当一个男人的小傻瓜更动人的事情么？

什么也做不下去了，她递上假条，休年假，然后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，一分钟也不能等了，她要去上海，去上海，去上海，她呀她，她呀她，心里开出一朵朵花来。上车前，她买了一本《杜拉斯传》，这个干瘦的有才情的女人说，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我就想堕落。小椴想，堕落真是个好词，她几乎一瞬间就爱上了这个词，这个词多生动啊。

她想，她去上海就是堕落的。

坐了一夜车，到达上海时，是薄雾的早晨，她有些许的冷。这早春，乍暖还寒，她裹紧了自己的紫色裙子，然后打听

着苏克尘发给她的地址。

是在静安寺附近，她坐地铁，然后又打车，终于站到了苏克尘的楼下。

这是栋殖民地时期的老楼，带着腐朽而堕落的味道，带着三十年代张爱玲和陆小曼的味道。小楸终于知道，自己从前活得多么苍白了！

她摁了门铃。

显然，苏克尘对她的到来准备不足，他没有想到这个傻丫头还真的来了，披着一身的雾水，然后眼睛亮亮地说：我来了！

他一把搂住她，很兴奋地说：你就是我清晨最美的梦。

他们几乎是直接上的床，连吻都没有，苏克尘以极其迅速的速度进入了她，她还没有来得及清楚怎么回事，身体下面就出了血。苏克尘说：你是处女啊？小楸有些羞涩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把头伸进他怀里，小声说，嗯。
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没过十分钟，就说，我又想了，可以吗？这句话，他在她耳边说的，很轻很轻。

可以吗？多么好的一句问话。

她还是说，嗯。

她一直沉默着，整个过程中脸色绯红，她并不觉得好，只觉得疼，无比地疼。

好吗？苏克尘问。



嗯。

那怎么不叫？

叫？

是啊，我喜欢你叫，女人叫床多么像叫春啊，叫吧，好不好？

她果真叫了起来，声音很压抑很婉转，像翠鸟一样的绿，像翠鸟一样的忧伤。后来她想起那个早晨恍如一梦，在那个早晨，她怎么就那么轻浮呢，之前她是一个多么木讷多么呆板多么守旧甚至多么无趣的女孩子啊。可是，那个早晨之后，一切变了，她学会了叫床，学会了讨他欢喜，甚至，学会了撒娇。

苏克尘领小楸去外滩和淮海路玩，指指点点的，说上海多么好多么好，说这里就是男女文艺青年的天堂。可是，说了半天也没有小楸的事情，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爱她，虽然已经做了爱，而且，很缠绵。

小楸连问的勇气都没有。这是她一相情愿的，大概苏克尘也觉得她轻浮吧？她觉得不辜负自己就行了，她这么喜欢他，喜欢到没有了自己，就和他的影子一样，跟着他，飘忽着，她不要求什么，一无所求。

那几天，他一直带着她出入于一些小圈子，介绍她的时候他就说，A城的电视台记者。她不是记者，只是一个小编务。那些人就暧昧地笑笑，一会儿就开始胡说八道，当然，以那些达利啊梅德塞斯啊为主，这些前卫的艺术家们好像是他们的亲